

忠诚之心 信仰之路

姚添丁

什么样的忠诚要用生命来铸就？什么样的信仰要用红色来渲染？作为“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活动”的重点剧目,《绝密使命》聚焦“摧不垮、打不烂的地下航线”战场,再现交通员在长达3000公里“苏维埃的血脉、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的红色交通线上输送物资、传递情报以及实现党中央机关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战略转移,刻画红色交通员们忠于信仰、前赴后继地成功建立一条串联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生动故事。

《绝密使命》一开篇就以六名青年干部中途牺牲的紧急事件,道出党中央打通上海经香港、汕头到闽西直达瑞金中央苏区独立交通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身处特殊隐秘战场,需要坚定无比的信仰和忠诚,剧中人物潘雨青、邹叔宝等交通员在异常严酷环境下与敌人斗智斗勇,在那些看

不住惊叹起创作者那番良苦用心。

《绝密使命》告诉我们,忠诚和信仰都是具体的、实践的,而且具有恒久价值内涵。对于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来说,一方面可以分享到足够多发展机遇,另一方也面临无法规避的冲击挑战,思想、观念和选择毫无例外会受到撞击、过滤和洗礼,极易导致彷徨、犹豫乃至堕落,随之产生不安全感和无归属感,这或许预示着信仰危机正在侵袭人类的躯体和精神细呢? 然而借助于《绝密使命》传递出来的信仰理念和忠诚光芒,能够让很多人适时止住信仰滑坡,及时留住初心本色,以自信饱满的家国情怀,更加热爱国家民族,更加钟爱英雄人民,更加喜爱优秀文化,同时也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何处而来,此时又站立在哪里,将来又要走向何方。可见《绝密使命》的社会价值意义,当在于帮助人们重新找到并拥有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当然非常之重要,因为有了这样的认

同坐标和归属航标,我们都能够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应对危机和挑战。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把追求当作信仰,用忠诚书写人生,我们的事业必定无往而不胜。正如剧中人物所说:“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出发点,却不知有没有归途。”“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都会面向光明。”信仰之路孕育希望,忠诚之心迸发力量。今天的我们,当然不会遗忘那一段段烽火革命历史,即便战争硝烟已然消散而去,但是英雄们的精神气概都还在,英雄们的忠诚和信仰都还在。《绝密使命》完整诠释这样一个朴素道理:满怀家国情怀地把信仰使命当作毕生追求,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事业无限忠诚,这就是对于那段红色历史和那群无名英雄的最负责任的告慰和传承!

墨香武崇



黄咏衡,女,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南安市书法协会理事。尚晋书斋书法教师。入展第六届全国妇女书法篆刻展(中书协)、全国第五届青年书法篆刻入展(中书协)等。

品评

墨咏衡兰笔砚香

王志安 中书协会员、南安市协副主席

黄咏衡,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名字。衡者,香草也,《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居所就叫作“蘅芜苑”。香草美人,拥有这样名字的自然是一个女子。闻其名而知其人,她或许不是长相惊艳的那类,但也清新爽朗落落大方,常着一袭国风元素的长裙亦很有古韵。

大诗人屈原《离骚》中提到各种香草不下二十种,我们并不知道衡草的具体样貌,或许有“香”就足够了,“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也和书法里常常提到的“字如其人”颇为契合。咏衡和其夫李忠都是我书法工作室的成员,二人如何相识我并不清楚,但肯定与书法有关,因书而结缘。面对前贤,对话古人,书法学习往往是清冷寂寥的,然而衡为花中美人,兰是花中君子,一衡一兰相濡以沫相互温暖着,世间美好之事大抵也就如此这般的。

作为书法专业科班出身的咏衡擅长大字篆隶,篆以散氏盘、毛公鼎为基,下笔大胆,线条圆劲,浓淡干枯相间得宜;隶书师出《石门颂》,此碑有别于多数传统汉碑隶书,清末民国书法篆刻家张祖翼曾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几凡,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一个小女子却敢从此碑入手,足见其骨子里颇有男子气概。然此二者习之不慎,容易多粗放而少精微,若能先不追求个性浓烈之表象而回溯秦汉诸多典型的篆隶碑刻并深浸其中必有所获。

每一个书法人都应该有自警自省的时候,虽然咏衡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具备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资格,但入会只是开端,它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以专业的姿态去写字。墨咏衡兰笔砚香,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有更好的突破。

赏鉴



书话

与古为徒,多观、多思、多学、多写

黄咏衡

青苔绿

郭华悦

今年的雨水,格外充足。

入春后,雨缠绵绵绵,隔三岔五,没停利落过。梅雨季,被拉得格外漫长。好不容易,到了这几天,雨水少了,空气中隐隐有了干燥酷烈的味道。似乎有什么,在隐隐地转变,一切变得有点不同了。

春已离去,夏日已至。

但初夏里,还留着春天的影子。这影子,就是青苔。青苔的步履,与春天格外一致。三月,春至,青苔露绿头;四月,春浓,青苔绿满河;五月,春薄,青苔渐稀少。等到了夏天,烈日下,喜温暖潮湿的青苔已不复往日盛况。

而今年,因梅雨季拉得长。入夏后,雨水刚停。而青苔,依旧繁盛。黛瓦间,砖缝里,墙头上,都有青苔撑出的绿意。最后,连门前的水泥地,都被青苔占据。初夏的时光里,因绵长的梅雨季,而残留着春光融融的景象。

青苔的生命力,格外顽强。稍不留神,便能十连百,百连千,蔚然成势。旧时的农家,但见梅雨季绵长的年份,总不免望青苔而兴叹。青苔一旦连成势,去之不易。河里、水里,全被青苔覆盖。于是,养殖户们不免为生计发愁。而今,自然无须再为此烦恼。于是,静下来,往往能从青苔中,领略到另一种风景。

这种风景,可以生在舌底。

如今的青苔,似乎很难再像往年,默默躲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静待季节轮换。因为从入春到入夏,采青苔的人一拨接一拨。采来的青苔,用鹅卵石锤击,洗去泥沙,再晒干。之后,便能入饕。

要么直接油炸,吃油腻之物时,搭配上一点油炸的青苔,怎么吃都不肥腻。要么慢烤,在青苔上抹层猪油,文火慢烤,烤脆后,揉碎裹在饭团上,也是绝配。也可以清蒸,直接将新鲜的青苔放在碗底,加入食材和调料,蒸熟后,清香扑鼻。

这种风景,也可以长在眼里。

如今的青苔,已是造风景不可或缺之物。造景观,少不了三大要素,山、石还有水。山覆青苔,方显沧桑;石上生苔,才得逼真;水伴苔生,才有灵气。哪怕是人造的风景,都得有青苔衬托,方显得春色盎然。

有青苔的初夏,酷热未至,春意依存,别有一番风情。



黄仲远

母亲的手电筒

手电筒是一个年代的记忆,见证乡下人生活的变迁。当我打开母亲房间的一个抽屉,发现那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手电筒安然地躺在那里,略带点生锈,静静地睡着,不知陪伴着我们走过多少个日日夜夜。这款老式的手电筒据说还是母亲陪嫁的礼物,呈筒状,前面是个喇叭形,装有小灯泡,筒里面可以装两节或三节的电池,筒身有开关,推上去灯就会亮,推下来,切断电源,灯就灭。在没有路灯的乡下是十分常见的,晚上出门,配把手电筒是必须的,它是乡下人的眼睛。

手电筒一打开,一道锥形的光顿时刺破了这黑色的乡村世界,村里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袒露在眼前。手电筒对于一个成长中的乡村孩童有着别样的意义。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最喜欢自己装上电池,然后拿着手电筒到处晃来晃去,偶尔照着天空,看看神仙眷侣身在何处,偶尔照着远处漆黑的地方,看看是不是有牛鬼蛇神? 有时候是把舌头吐出来,拿着从下面往舌头上照上来,做个鬼脸吓人,不免让母亲训导一番。

母亲对手电筒有着特殊的情怀,

十分爱惜的,可以说是不离不弃。父亲主外,母亲主内,养鸡养鸭喂猪等这些生活琐事少不了母亲的操心,由于鸡圈猪圈离房子有段路,而且还不好走,晚上母亲不得不一手拿着手电筒照明,一手提着桶,里面装着剩菜剩饭或者鸡食,前往喂食。由于母亲碰上特殊年代,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料理家务上,手里总是有忙不完的活。白天干不完的农活,有时候晚上还带着手电筒去菜地,操心那一片菜苗,什么时候该除草、喷药,什么时候可以收割等。母亲每天睡得最晚,起得最早,有时我睡醒一觉时,母亲还在微弱的手电筒灯光下为我们缝补着衣裳。虽然现在已经发展到充电式家用LED,体积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便,有的可以直接戴在头上,不用拿在手上,但是母亲对老式的手电筒依然充满了感情。

每年农历十月初九是吴公真仙的生日,村里做头的那几户人家都会请闽南这一代高甲戏团到宗祠戏台唱戏,说是唱给菩萨看,一连好几个晚上,这可是村里人一年难得的文化大餐。我家离戏台有两公里多的路,需途经一条小溪,当时还没有桥,

是跨着石板过到对岸的,母亲也喜欢看戏,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从看戏中知道了一门三进士、陈三五娘等不少故事,学会辨析忠奸善恶,有时候还会给我们讲讲呢! 所以她都会在忙完家务后,陪同我们去看,我们这几个小孩子总是笑着跑着闹着在路上,为的是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母亲总是用手电筒微弱的光在我们脚前的四五步移动,生怕踩空了。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父亲外出打工,母亲经常背着我,拿着手电筒一路走到十余公里达埔卫生院去看病,那时候整条路都是黑漆漆的,偶尔经过有人家的地方才有点光,是手电筒那微弱的光,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一晃一晃地往前移,直抵目的地。

每一只手电筒都藏着一个家的故事,无论是走路照明前行,还是漆黑中寻找东西,将它带在身上,总觉得心里更加敞亮温暖。手电筒,是你让我熟悉了乡村的黑夜,让我找不到孤独,使我感觉孩童时代的乐趣。藏在手电筒里的旧时光,依然历历在目,它让我找到了从喧嚣城市回到乡村的路。

时光的飞屑(四章)

每当我的快乐波涛汹涌起来,我记得要下力气收紧理智的缰绳。我担心,失控的快乐会把我跋涉的脚步冲乱,会把我血液循环的管道撞裂,会把我衰老的生命席卷。每当我的悲哀寒冷彻骨的时候,我记得要在我的心里燃起一把火,丢进一把盐,奏出哔哔啪啪的喧闹。我担心,凝霜的悲哀会把我思想的温度冻灭,会把我心脏的动力吸尽,会把我逼进抑郁的深渊。每当罂粟花在我的面前搔首弄姿,我记得逃之夭夭,悄无声息投入小草荡漾的风里。每当秋风横扫枯叶满地滚,我记得放眼寻找太阳的踪迹,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阳光紧紧搂抱。时光推着我行走,迎面扑来这样那样的必然或偶然。每当这个向我张开热烈的双臂,我常常要追寻那个飘然而去的影子……

寂寞里伸出了一棵翘首遥望的小草,饥饿里巴眨着眼睛的一头瘦牛,心里此消彼长着一种渴望的你、我、他——人们总是在盘踞的冰雪里等待春风,总是在龟裂的田地里等待春雨……然而,假若冬天刚刚踏着寒风走去,春天还蜷缩在云层的背后,你下足劲头等,能等得来吗? 你的等待若是压根儿不朝你走来,你的心跳怎么催促它都毫不理睬。你的等待即使正在朝向你启程,也不会因为你唇焦舌燥的呼唤而加快速度。你的等待终究要无所顾忌循着它既定的路径走着,在某一刹那抵达你的跟前,抑或消失在茫茫无觅处。毫无意义的等待是甜滋滋的乌有,是空虚的充满,是生命的流失。与其凭借一滴水滋润渴盼的心,不如生火燃起红艳艳的旗,挥锄开掘清凌凌的泉,播下沉甸甸的种子,挥洒

心血培育想望的果实……雷雨夜大楼在雷的轰炸下摇晃。骤雨起伏跌宕唱着最得意的歌。每一次巨响都将漆黑的天空撕出一道裂缝。每一次闪电都劈窗而入照见房屋的墙上或粗或细的皱纹,或深或浅的黑斑。没料到仿佛要掀翻这个世界的一声声霹雳,那么快就渐渐地退去,直至完全消隐。天空的帷幕厚实而柔美。大楼稳稳地站立。房屋的墙安然无恙——是啊,专业人士鉴定过的,那些表面的皱纹与黑斑,不危及墙的坚挺。夜,格外宁静,弥漫着清新的空气。我凭窗眺望,蒙蒙亮的晨曦已辉映天边。我、雷雨及至墙、大楼、天空,痛快淋漓宣泄了一次自己的性情,此刻都

回到平平淡淡的常态了……过文章要做,但做得太过,痉挛、抖索、撒放出一片迷幻霞彩。文字的编织多如麻,纸上的堆砌密不透风,自己闷热,读者难受。气球已是鼓鼓的了,还在吹,让人害怕就要到来的响亮瞬间。不辜负饕餐者,隆起的山坡,让瞥见的目光都随即滑落。钱赚得太多了,又不愿意做公益只好自己扛着,当然要压弯脊梁。花红艳艳之后一副枯败的样子,而繁茂的叶还在疯长。欲火燃烧。寒冷越过冰点。话语滔滔不绝。烦躁塞满时间。炒得太过就焦了。累累的果挂折了枝丫。夜太长。梦太多。上衣过短。长裙拖地。牛仔裤太破。还有,还有……世间过多的“过”让人难以穿过……